



〔明〕王圻 纂集 上

稗史彙編



影印《稗史彙編》前言

《稗史彙編》一百七十五卷，係晚明著名學者王圻所纂集的上起古初、下逮萬曆中期的古今稗史分類彙編；書中薈萃了千種野史筆記的精華，堪稱我國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，文史知識的分類辭典，亦是今日學人研讀二十四史的重要參考。

稗，是一種一年生禾本科雜草，在農田中每與稻、穀等糧食作物共生。其籽粒雖細小，卻可作飼料，且向為備荒代糧之品。古代設有「稗官」，使其蒐采街談巷語、閭里風俗，稱說于王者，以充教化之參考，是即孔子所說的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」。惟因其官職低小，故以「稗官」名之。後世稱記述野史佚聞、小說瑣事之書為「稗史」，即自「稗官」之典故而來。只不過是標示其叢雜脛碎，不成統系，有別于所謂「正史」的特點，以及寓勸戒、廣聞見、存史實、資考證，當與所謂「正史」並存不廢的價值。

「稗史」之內容，固不外纂言、述事，其體制卻比較自由，初無定規。上天下地，說古談今，「東一榔頭，西一棒槌」，凡屬聞見，皆無不可。故自漢魏而下，撰述日繁，踵事增華，分野殊多。非但作者如林，而且名著迭出，蔚為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大門類。史家目之為「野史」，文家視之為「小品」，博物家推之為知識淵藪，掌故家譽之為遺獻珍聞，實有裨於群學，非徒娛目賞心，資為談助而已。

惟因「稗史」之作，蒐求難遍，盡讀尤不易程功。故擷英選粹，彙衆書之菁華於一編，便

成為現實的需要。宋太宗於太平興國年間，敕命儒臣纂集《太平廣記》五百卷，承古來編輯「類書」之法，彙聚「稗史」文獻四百七十五種，「采摭菁英，裁成類例」，以解決「編秩既廣，觀覽難周」（《太平廣記表》）的問題，首開分類彙編「稗史」文獻之先例。宋初而後，「稗史」著作尤為興盛，以個人力量彙編「稗史」，更多有嘗試。若宋江少虞《皇朝事實類苑》之斷代為書，明何良俊《何氏語林》之效《世說》體，皆可稱代表。至于元仇遠之輯《稗史》，陶宗儀繼之而輯《說郛》，網羅叢殘之功固偉，但其性質乃為「叢書」，與分門別類彙編成書之《太平廣記》全然不同。言其堪稱繼武《太平廣記》者，則惟有至晚明始出的《稗史彙編》。此書既遠師《太平廣記》之遺意，又因時代發展而具其特色，謂為繼往開來，并非虛美。

《稗史彙編》特色有四：

一、搜羅廣博。此書卷一載《引書目錄》，凡八百九種。去其重出之《東園客談》、《鶴林志》、《孔氏雜說》、《燕北雜記》、《中吳紀聞》、《戴氏鼠璞》（與《鼠璞》重）、《冷聞記》（「冷」為「洽」之誤，與《洽聞記》重）、《青緇雜記》（「緇」為「箱」之誤，與《青箱雜記》重）、《唐溪詩話》（「唐」為「庚」之誤，與《庚溪詩話》重）等九種，實為八百種，已較《太平廣記》增出許多。然而，此並非其所徵引之全部。計其見注於書中條文之末，卻未列入《引書目錄》者，尚有四百一十六種；既於書中漏注，又未列入《引書目錄》，今可據其文字以斷所出者，有四種。合此四百餘種及列于《引書目錄》之八百種，共為一千二百餘種。其中固有十之三、四，係轉引自他書，但在其書已佚或難見的情況下，這種轉引其實也是一種特殊的搜羅，未可概目為「輟轉稗販」。因為，關鍵在於保存與傳播是類珍希資料，且不當以官修敕纂之有國家藏書為基礎

而苛求於個人。《稗史彙編引》稱「是編采取群書無慮七百餘種」，當係就除轉引者外而言。即此，已足稱廣博。

二、包容宏富。從此書之分為天文、時令、地理、人物、倫叙、伎術、方外、身體、國憲、職官、仕進、人事、文史、詩話、宮室、飲食、衣服、祠祭、器用、珍寶、音樂、花木、禽獸、鱗介、徵兆、禍福、災祥、志異等二十八門，便不難看出其覆蓋面之廣。舉凡天、地、人這「三才」的方方面面，應有盡有，綜括古今，包羅萬象。對比《太平廣記》，此書不僅多出天文、時令、地理、倫叙、身體、國憲、詩話、宮室、衣服、災祥等門，他若職官、文史、器用等門，記叙亦遠較《太平廣記》更為全面。這既是自宋以來，衆多「稗史」作者開拓視野、發掘題材的結果，更反映出本書纂集者有意包容宋太宗敕纂的另一部「類書」《太平御覽》的成份，以使本書在內容方面更加完善，從而更真實更全面地反映古代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。

三、三級類次。《太平廣記》在編纂方法上取兩級類次之法，即「門」（或亦可視為「類」）下分「條」，「門」、「條」各有其目。《稗史彙編》則改取三級類次，即門下分類，類下再分條。全書凡二十八門，三百二十類，一萬一千八百餘條。這種三級分類，是本書在編纂體例方面的極可稱道的進步，不僅使全書的編排更具科學性、系統性，且使全書具備了明顯的工具書的性質，為讀者的檢索與使用這種彙編資料，提供了相當的便利。《稗史彙編引》稱：「是集也，分門析類，令人易於檢閱，而記事之次，一以世代先後為序，俾將來作者得隨時隨事而附入。」夫子自道，不無自負，實非無因。

四、側重實學。「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。街談巷語，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。」（《漢書·

藝文志》這種自古以來的觀念，既肯定了「稗史」著作的價值，但也促成了談玄說怪、志異搜神一派的發展。這一派著作，固然也反映了時代特點，折射出作者對現實的褒貶，但與「街談巷語，纂言述事」的最初宗旨已不無歧異，畢竟與現實的社會生活相去有間。若《太平廣記》所收，固不乏人事，但終以玄怪神異為大宗。《稗史彙編》則異於是，其編選原則與去取標準，乃以「闡發經傳，總領風教」為綱，故「凡繁蕪之厥人耳目，詭異之蕩人心志者，悉皆芟去勿錄」（《稗史彙編引》）。可見其側重實學的基本傾向。明此，則其為之新增諸多門類，便不足為怪了。至於書中每門、每類乃至開端皆設「總論」之條目，於名物每引《事始》、《事物紀原》等以溯其來歷，其實也無不是要突出「稗史」的「史」之價值。故論者謂其內容乃為「正史」的有機延伸和全面補充，良非偶然。

本書固有上述四長，但其短處也明顯可見。最突出的便是《四庫全書總目·子部·雜家類存目九》所指出的於所引文或注所出，或不注來歷，而不注所出者則難以按稽。此外，刊刻中的奪、訛較多，所注出處每用簡稱，而這種所擬的簡稱又或不統一。這些不足，有待於將來進行校點加以彌補。

以下再對本書的纂集者王圻作一簡介，以為讀書知人之助。

王圻初名偃，字公石。後經學使為改今名，遂更字元翰，別號洪洲。上海（今上海市）人。生于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年）正月二十一日。嘉靖四十四年進士，授清江知縣，調萬安。以治行高等，擢都察院雲南道監察御史。因忤時相，出為福建按察使司僉事，謫四川邛州判官。經歷一番波折後，又兩任進賢和曹縣知縣，遷開州知州、青州同知，升至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。這時他

年僅五十六歲，即主動告老還鄉。遂築室淞江之濱，植梅萬樹，目曰「梅花源」，惟以著述為事。《明史》卷二八六《文苑二》有王圻小傳，稱其「雖年逾耄耄，猶篝燈帳中，丙夜不輟」。萬曆四十三年（一六一五年）閏八月十四日卒，享年八十六歲。

王氏一生，著作等身。傳世者除《稗史彙編》一百七十五卷外，尚有：《王侍御類稿》十六卷、《青浦縣志》八卷、《兩浙鹽志》二十四卷、《東吳水利考》十卷、《謚法通考》十八卷、《續文獻通考》二百五十四卷、《三才圖會》一百六卷（與其子王思義合輯）等等。還有：《海防志》、《禮記褒言》、《續定周禮全經集注》、《武學經傳句解》等著述，今已不傳。

從上列書目，既可見王氏的勤奮博學，更可見其注重實學、講究致用的傾向。其中《續文獻通考》一書，上承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，起宋嘉定以迄明萬曆，不僅接續馬氏原書，且在類目內容上多有創新，是一部兼采《通志》之長，獨具特色的典制專史。清乾隆間敕修《續文獻通考》，承襲王氏之書，故成功甚易，且較同時進行的《續通典》、《續通志》質量為高。《三才圖會》則為一部圖文並茂的「類書」，雖效法章潢之《圖書編》，但浩博遠勝章書，堪稱明代「類書」中的翹楚，即在中國百科全書編纂史上，亦屬別具一格。

《稗史彙編》之纂集，在《續文獻通考》竣事之後，約與《三才圖會》為同時進行，實際是纂集《續文獻通考》的副產品。因而，這三部大書的基本宗旨是相通的，只是所收之素材有異。惟因三書卷帙龐巨，故皆惟有初刻，未見再刊。時歷三百餘載，三書皆早成罕見之珍秘，長期沉晦。

近年，隨着文化學術春天的到來，《續文獻通考》、《三才圖會》已先後由出版界影印流布。惟

《稗史彙編》仍處幽隱，令人嘆惋。原因無他，蓋此書之萬曆原刊本至今僅存數部，流散四方，且皆非全璧，補綴功繁。今北京出版社不憚煩難，據首都圖書館及有關藏家諸殘本，將此書配補齊全，影印出版，實乃嘉惠學林、造福讀者的一件大好事。故樂為文推獎介紹云。

姜緯堂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寫於京華兩知二有之齋

稗史彙編序

夫史者記言記事之書也國不
乏史、不乏官故古有左史右史
內史外史之負其文出於四史藏
諸金匱石室則尊而名之曰正出

序

於山臞巷叟之說迂踈放誕真虛
靡測則繼而名之曰稗稗之猶言
小也然有正而為稗之流亦有稗而
為正之助者子長孟堅為萬世史
家冠冕然若相如之竊竄江都之

中菁疑史家所不道而遷固俱
津、乎詳哉其言之則史遂為稗
之濫觴吳羗之不詘於新侯馥之
不詘於成真夷齊之儔而史皆失
其人願見於地志及吳興掌故則

序

二

雖稗官實正史之羽翼也嗣是以後
野不乏乘齊諧諾皋種、遁出然
譚飛昇則鷄犬皆仙道幽冥則鵠
兔亦鬼志怪而為疏屬之貳負述
幻而為陽羨之書生情感而為崔少

府之弱女諸如此類大都皆載鬼一
車之渺論此第可以膾耳食者之
口儻有厭詞林之距者鮮不以嚼
蠟吐去矣上海王公元翰雅意著
述嘗續文獻通攷出入古今為稅

序

三

苑隋和殺青甫畢又汎濫諸家
小說簸揚淘汰裒其可傳者分
門析目彙為成書凡可百卷上徵
天道下託人情深入名理淺逮諧
諠雌黃而為月旦因果而為禍福

序

四

雖事不關諸經國體亦遜於編
年不離稗官之筏而其義使遠
者可繹近者可指善者可興敗
者可鑒幾與金匱石室之藏同
備大觀豈止課烏有談子虛塵
為鬼董狐已哉昔元人陶天台嘗集
諸家之說為說郛而無所取裁徒
供屬厭吾
明青齊熊方伯稍取而類次之事
既仍貫義亦未精公芟蕪剟穢

條分臆列一展卷而介若指掌寧
獨二氏之忠臣抑亦裨官之完璧
也余徃忝柱下為督學使者校文之
暇嘗欲訂定一間編挾為揮塵之
客有志未果適睹公此書不覺有

序

五

券於心遂序而弁諸簡端以志見
獵之喜云

萬曆歲次戊申嘉平之吉

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右
僉都御史奉

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
應天等府地方臨川周孔教謹



稗史彙編序

余自歸田善病不能食藥臥
 久妻清以書為解倦則或以筆
 札雜治之自往年喪子今年喪
 之嬰迷憇憤亂常哭不自覺不
 復能翻書弄筆札親又日
 來解無如之何有一道士徐按
 摩引氣治病不以藥家人呼
 素昧便說方外丹竈輕舉過
 深山異人余皆不能聽然其學

序

七

齊魯諸向尹所人曰曹縣姓扈
 為前中丞諸弟亦莫信嘻中
 丞弟而黃冠耶曰年來無佳
 吏非貪則庸與河伯為雲年々
 陸沈力田不得飽不如為僧道
 即不飛昇安樂多矣向與盡
 然耶曰久遠矣有令而御史遷
 者極廉而榜上官稱飲水堂
 次第邑而稅地有等稅有怪十
 年稅視二季實不得多實為

序

六

斲即上官有所施行不當其
 意執如山岳不肯移易上官
 去其盈無如之印後遂開
 州守邑人往省之如其父母往
 於守之不肯歸多擔米糶
 送者不願受強委之屋常
 滿曰邑人不得仗明府台吾
 未今數十年未嘗有也余
 知所言之為王公接枕而歎為
 解願道士不知余識之而喜

本

前九

也曰吾治主人疲憊大効而哭
 而笑矣居一日公托陸生以兩
 行釋吏見書余不息異亦
 奉念公八年侍公書曰米道
 士謬說天下如報我左元放樊
 英之流与田枕上取一束如對
 公夫曰非熊之年而能著書若
 是角巾羨後車符舟盡二
 十卷家人僕食而報台惟不
 能忘情如吾向對父母語猶

又本

前

為心奪矣凡釋詭而奇俚而
新聞文而顯比之西史正徑如
今樂不知倦而選又其精腴
雋永故一之洞心可認可味
短章切理及案奪旗如湯

本

三

武論剖情文之類是也入眼
這口不能漸止飲藥者苦則
不下即強之藥中落草石
蜜雜少藥膳則不覺入之多
而取效隱讀釋之快是也嗟

夫疾豈危之入之口時有也口
說不能解靈藥不效食而
必解信靈藥以起觀濟之
真與靈經爭功矣已觀之
序稱其翔西史聖風教其義

本

三

甚大非疾痛之間所能及也
亦有出於正徑正史而繫之
釋者如之壽希乃首文王
言冥報乃杜伯彭生之言
人毋則首蓋陳雋陶諸如此

類未可悉舉而在氏史記間
事尤眾此或作者未暇成文
而偏仍其舊以美稱而屈
為裨者恐使後人認借經史
為味非以膾炙解然彭生諸奇

李

三

予實注矣而裨者或可明注
其下列所引書於目錄則正
解似為各得至於排調夢
占冥昧之屬謂官步損近
俚存其精全之如歐陽渭陽

多誣本欲摘與洗寃一洗一
沾不如梁林之焚詞若此類
者似孔子未盡之刪也蓋書
所無者寧詳懼後之遂
不同也書所已有者寧略俾

李

調

後之貴秘糝十七百家而所
存饒什一公之意正在此余
去郡久道里遠承不邀遺得
讀公書起生病愛莫助之較
不述所疑之於口為之者非

獨以此心余素至忍而福不

我後吾人必嘗見夢曹捺

父子詩者輒為憤之已與書

別一切不能侵矣非公所為也

如目睫中奔然北風首敬事

序

十五

公與道士矢口談雅公書亦

不能讀非公之廉有道素

又書以敬子若士而以閣說

即說必乘假疵若與河伯

為雲者書陸工且奈伊位

乃凡著述者無公之重有

道而輕議湯聖雅矣以誌

道士之曰此二坊上街談巷

說也王公方為行人且擇公

天下事率如此余感道士

序

共前

言力疾復拾筆札書謝

公作甘棠下近信凡讀公

者跡公為吏凡為吏者視

道士言道士名永方曾

縣呂希里人

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

前進士松江府知府東郡

舊治民許維新頓首書



序

七

稗史彙編序

王仲淹曰仲尼述史皆三篇
書詩熾妖是之書陳政事詩
紀風謠春秋寓筆削三史出
而二千餘年古以言動昭
揭日月剽刪誅之效乎然其

稗史彙編序

序

七

時丁委周禮彙疑缺傷幽厲
而奧夏殷杞宋之間斷二邦
臣夏時坤乾存什一於子伯
不稽已而問禮問官兼大小
出識而變焉故曰史失求諸
野上史稗史非始周秦而盛

於晉魏唐宋言諧史逸史程
史塵史其它偏記小乘業說
璣言皆釋官之支齋齋繫有
臚摺之遷以崎峻牢憐陀祭
出所為作或蟹空而誕或脩
却而誣齋諧諾皋謬悠不經

釋史彙編 序

碧靈駁建隆讀事雌黃程臚
且其以非董狐識非宜馬耳
目舌筆訛唐而訛信之幾何
不為燕之野汲之氣乞以謂
史出惑術不其然乎學遊是
非削是諱剿正里之言為真

識重常辨氣負剿山海之經
獨着天壤間何物不言即一
事之奇一語出豔亦足釀心
動魄冷兒詭聞而矣得錮於
眉睫盡斥為凶是扁有於宋
太子與國間得各國圖籍降

釋史彙編 序

王諸臣或宣然言因妝置館
曆給筆札使纂群書編成唐
記小說五百餘卷命曰太子
廣記蓋野史之彙胎此而元
儒仇復陶九成氏復有釋史
說和之目然識者猶病其龐